

■探秘

文·李彬

埃及导游常常自诩,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出土文物来自埃及。的确,埃及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得千年古迹得以保存。尼罗河两岸巨大的神庙、法老陵墓,甚至是整座古城都被埋藏在厚厚的沙层中,形成天然的地下博物馆,等待后人探寻这封存了千年的历史。

埃及文物部1月15日表示,由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家共同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阿拜多斯遗址发现了一座距今有3600多年的法老陵墓。经鉴定,这座陵墓的主人是一位前所未知的法老——席涅布·凯。

埃及古述部表示,负责此次考古工作的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近东语言和文明系教授约瑟夫·韦格纳博士在席涅布·凯法老墓的石棺和墙壁上发现了刻有法老名字的椭圆形绳纹框。据说,该法老墓有4个墓室和1个石灰石建造的石棺室。石棺室墙壁上绘有天空之神努特、死者守护神奈芙提斯以及蝎子女神塞勒凯特等古埃及诸神,守护在法老金棺两侧的是女神伊西斯的形象,并有象形文字刻写的铭文:“荷鲁斯之子、上下埃及之王、万能的瑞神之子,席涅布·凯。”

考古学家发现这座古墓时,所有的陪葬品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镀金的石棺和墙壁也被刮得一千二净,就连法老的木乃伊也被盗墓者撕成了碎

法老也是盗墓者

片。考古学家在一堆石棺废墟中找到了这位不幸的法老残缺不全的遗骨,并通过科学手段将其复原。从复原后的骨架可以看出,席涅布·凯法老身高约1.75米,年纪不到50岁。

席涅布·凯法老墓的规模并不大,考古学家在一个已经严重腐烂的雪松木箱子内找到了几个盛放木乃伊内脏的陶罐。令人惊奇的是,在箱子底部的镀金层下面,竟然发现了第十三王朝夏伯克侯特普一世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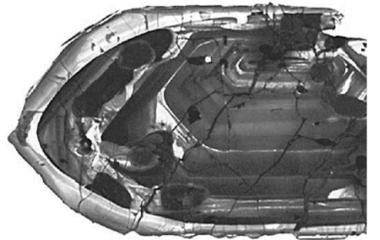
在该遗址南部,他们发现了一具重达60吨的红色石英石石棺。经鉴定,该石棺的石料取自开罗南部一个叫“盖布勒·艾哈迈尔”(直译为红色的山)

的古代采石场,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中王国晚期。经过近半年的研究鉴定,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这具石棺原来并不属于发现时的那个法老陵墓,而是来自之前一个年代更为久远的法老陵墓。

考古学家发现,阿拜多斯王朝的法老们在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期间,窃取了夏伯克侯特普法老墓的石料和陪葬品来打造自己的陵墓,其中一位法老甚至直接将夏伯克侯特普一世的红色石棺偷运过来,作为自己的石棺。虽然阿拜多斯王朝保持了独立,但残喘于强大的外族人的统治势力之下,可见其资源和经济陷入了何种窘境。

■小编说谜

最古老锆石晶体已有44亿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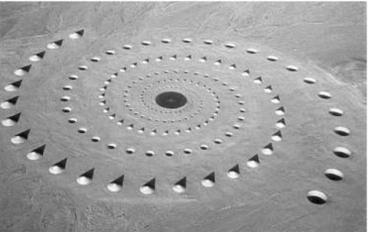
日前,经过科学家的检测,在西澳大利亚一个牧羊场的石头中提取的微型锆石晶体已经经历了44亿年的岁月,是地壳最古老的部分之一。地质学家通过检验这块石头,确定了地壳至少于44亿年前就已经形成,仅仅在太阳系形成的1.6亿年之后。另外,科学家们还认为,这块石头的存在表明,早期的地球并不像许多科学家所认为的,是一个环境严酷的地方。它证明了地球曾经冷却至适宜生命居住的温度。在上世纪90年代,西澳大利亚地区曾经发现过42至43亿年的锆石。此次发现的锆石晶体比它们还要古老一些。不过,这块晶体非常非常小,报道称,视力好的人,也许把它放在手心里能够不用显微镜就看见。

兵马俑一号坑现弓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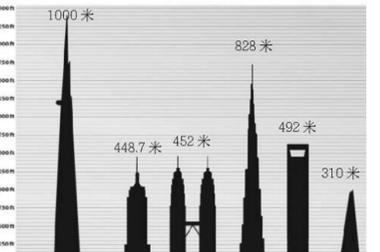
考古人员近期在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中,在T23第11号坑的中部清理出一件较为完整的弓弩,其弓弦清晰可见,直径约0.8厘米,表面光滑圆润,非编织物。这是在秦俑一号坑首次发现比较清楚的弓弦。经仔细观察分析,推测材质可能是动物的筋。另外,还清理出了完整的弓箭。专家认为,据此可以复原出比较接近真实的秦代弓弩。根据机械运动学以及机械设计原理可以推算出弓箭的射程,以此可以对秦军强大的战斗力有一个正确的评估。

埃及沙漠神秘景观为何物?



一处距离红海岸不远,位于埃及沙漠荒凉地带的神秘景观,过去曾经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有人觉得它像不明飞行物的着陆地点,也有人觉得它是平行世界的入口,或者是供奉神明的古址……这个神秘景观便一直有着逃出人们的各种猜想。不过,经过证实,这处景观其实只是一个环境艺术作品而已。据了解,这一奇景出自三名艺术家之手。他们设计并亲手建造了这个占地100万平方英尺(约合9.3万平方米)的庞大艺术作品,并将其命名为“沙漠的呼吸”。它有两个连续螺旋相扣,其中一个有垂直轴,另一个在沙漠中形成锥形洼地。起初,他们还在内部建造了一个小小的中心湖,但是最近的谷歌地图显示,湖水已经干涸。

混凝土咋输送到1000米高楼?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全球范围内高层建筑的高度一次次地被刷新,却始终没有终结的迹象。据报道,沙特阿拉伯将在红海沿岸的吉达港建一约1000米的高楼,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高塔迪拜哈利法塔高约173米,成为世界第一高。据了解,这座全球第一高楼,暂定名字为“王国塔”,初步计划为200层。为了防止海水腐蚀,“王国塔”的地基要深约61米,才足够坚固。而颇具风格的塔尖设计要尽量减少大风对塔楼的压力,以及如何解决如此高度高塔自身的重量问题。不过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1.7立方米的混凝土送到千米高空,并垒出高塔的样子。据报道,建造“王国塔”的方法只能借鉴迪拜哈利法塔的施工方法。用一根直径15厘米左右的高压细管把湿水泥“喷”到高塔上,并且只能在黑夜中运送,否则白天的沙漠高温会让水泥在管子

里凝固。然而,恐怕再熟悉史料学的学者都说不清,这一次考古发掘之后,他们所接近的,是画中神秘笑容的主人,还是另一个关于这幅古画的不解之谜。

唯有蒙娜丽莎,端坐于卢浮宫永远拥挤的栏杆后,经年不改那一抹欲说还休的浅笑。

故宫沉睡文物将唤醒?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王岩

■新闻缘起

2月25日,故宫研究院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胜斋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近几年将开展的11项重大科研与出版项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发布的科研与出版项目,使众多故宫博物院专家学者的从业经验、渊博学识发扬光大;吸收海内外专家学者,借助社会学术力量,推动故宫整体学术水平迈向更高层次;实现学术攻坚,揭示故宫文物藏品内涵,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学术支撑,进入业务与研究双促进的良性循环;通过重大科研项目带动,培养出一批批学术人才。

古今中外先秦有铭青铜器,北京故宫博物院独占1600件,是目前存世博物馆中收藏最多的;其所藏殷墟甲骨22463片,占世界现存殷墟甲骨总数的18%,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属于世界第三大甲骨收藏单位。

遗憾的是,诸如这些珍贵文物,此前很多都在故宫文物库房沉睡而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研究价值,而借由“故宫研究院”即将展开的十一项科研与出版项目,它们将有望“大白于天下”。

两万多件甲骨等待整理?

世界现存殷墟甲骨共有13万片,而故宫博物院所藏甲骨总数估计有22463片,占世界现存殷墟甲骨总数的18%,仅次于国家图书馆(34512片)和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25836片),属于世界第三大甲骨收藏单位。但为何故宫博物院所藏殷墟甲骨,绝大部分没有著录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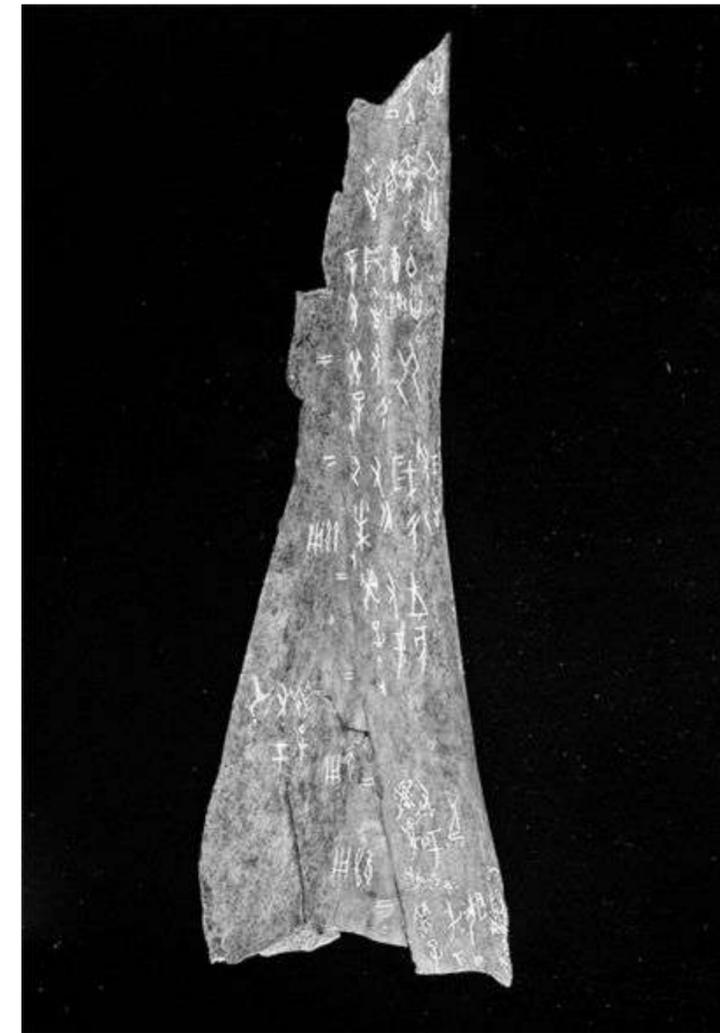
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森告诉记者,研究甲骨文仅仅靠故宫的学术力量是不够的。“设想一下,两万多件甲骨仅仅整理,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现在这个新项目的启动,故宫研究院就是要从社会上广泛引进人才,建立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新机制,开拓新的学术视野。”

据透露,故宫还有一批这样有待开发的课题。“比如故宫有明清尺牍四万多件,是世界上藏明清尺牍最多的博物馆。这样一个富矿需要集中大量学术力量研究。故宫有玉器三万多件,但对其整体意义价值,以及在故宫五百多年的文化意义上没有系统揭示。”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项目将由古文献研究所牵头负责,组织协调。此外,按照国际学术发展趋势,准备搭建开放型高端平台,引进或聘请院外甲骨专家参与整理研究工作。

2000余件青铜器需两岸故宫联手研究?

用青铜器标识王权及贵族身份,并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记录历史,是早期中华民族子孙所独创的文化成果,它是人类青铜时代文明达到鼎盛的伟大标志物。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收集保存祖先这一光辉遗迹,直至明清故宫传承不断。流传至今的古今中外先秦有铭青铜器资料约有15000件,北京故宫现藏16000件,是目前存世博物馆中收藏最多的,其中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杂器等品类,商、周、春秋、战国时代系列完整为其特色。

故宫相关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故宫藏先秦有铭青铜器研究项目”难度大,任务重,周期长。为取得清晰的铭文资料,该项目要求重要铭文要进行X光扫描成像,北京故宫尚有大批器形资料需重新安排图像摄影。台北故宫藏有铭文青铜器440余件,有毛公鼎、散氏盘、宗周钟和近年新入藏的子犯编钟等长铭重器。北京故宫就此提出两岸故宫合作,对两千余件青铜器及其铭文做综合考察与研究,写出新的铭文考释。这一提议已得到台北故宫的积极回应。



■专家观点

让众多故宫专家学者领衔研究而不是去“鉴宝”

针对目前社会上一些“鉴宝”类节目邀请某些故宫研究员去现场鉴定,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院方并不鼓励这种行为。“故宫有35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190多名在在职,160多名返聘,这在世界博物馆中都是不多见的。但如果没有强大的科研课题凝聚他们,很多人都被请出去到这样的节目上一坐,这不是他们真正的业务方向。”单院长表示,希望故宫研究院的科研与出版项目推出,能够取得5个方面的收获:一是通过重大科研项目使众多故宫博物院专家学者得以领衔,使毕生经验得以发扬光大。二是通过重大科研项目吸收海内外专家学者,借助社会学术力量,推动故宫整体学术水平迈向更高层次。三是通过重大科研项目实现学术攻坚,揭示故宫文物藏品内涵,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学术支撑,进入业务与研究双促进的良性循环。四是通过重大科研项目带动人才培养,培养出一批批的学术人才梯队,使故宫博物院专家学者后继有人。五是通过重大科研项目使更多的故宫博物院业务人员凝神聚气,不为浮躁风气所扰,发挥专业特长,潜心研究本职工作。这些收获的实现将进一步体现出故宫研究院存在的意义。

《北京中轴线彩色实测图》将现真实“老北京”?

一套精准表现老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测绘图纸即将公开,并计划在2015年10月故宫建院90周年前出版面世。这一《北京中轴线彩色实测图》整理项目也在25日宣布启动。

和大样图;所有图纸均注有轴线、局部、外包三套尺寸。既有空间构成表达,也有总立面的渲染。全部数据均按不小于1/50的比例尺,用黑线或彩色渲染在60x42英寸的高级橡皮纸上,图纸完整、数据精确、制图精美,堪称古建筑测绘图范,对于研究古代城市布局、传承建筑设计理念具有科学价值。

1941年,为避免北平古建筑被炮火焚毁,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铃委托建筑师张镈主持,历时四年绘制了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的中轴线主要建筑实测图,约600余幅。这是20世纪40年代北京中轴线建筑最大规模的一次工程测绘,系统地在北京中轴线建筑从南到北逐一测绘下来。宫苑广场有总平面、总立面和总剖面;单体建筑都有平面、立面、剖面

这批图纸原藏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后来国家将与紫禁城建筑有关的300余幅图纸拨给故宫博物院。2005年,双方首次合作整理出版这批资料,使之完美合璧。现决定正式启动《北京中轴线彩色实测图》整理出版项目。

■第二看台



世人为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沉醉了500多年,现在,考古家的铲子也为她不能自持。

2014年2月中旬,在佛罗伦萨某修道院的祭坛边,意大利考古学家揭开地板,打开一座古墓。

墓室里躺着的妇女,极有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一位绸缎商人的妻子丽莎·盖拉尔迪尼。没多少人对这个名字有印象,但可能人人都知道她的模样: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据信是以她为模特画成的。在那幅画中,身着深色服饰的端庄女子面带微笑,这笑容每年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前去卢浮宫一探究竟。

恰如她那些似有若无的微笑,即便是醉心于

打开蒙娜丽莎墓室 让我看看她是谁

文·黄昉芈

研究达芬奇的历史学家,对盖拉尔迪尼的了解也极为有限。这个姑娘在1495年3月5日与丝绸商人乔瓦多登记结婚,当时她才16岁,而丈夫已经30岁了。婚后她生了至少5个孩子。在丈夫的遗嘱中,她被描述为一个“可爱”、“天真无邪”的妻子,这样的形容词,在那个年代意味着品行高洁、忠诚。

没有人知道她确切的死期。在1540年前后,佛罗伦萨的死亡记录遗失了很多。如今,打开盖拉尔迪尼墓室的科学家们,不会看见达芬奇名画上的微笑。眼前那副被泥土掩去真容的白骨,双手还保持着交叉放在胸前的姿态。丈夫去世后,“蒙娜丽莎”选择在修道院中度过晚年,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她的人生都没有太多不平凡。

而现在,意大利历史学者希尔瓦诺·文塞蒂带领他的考古团队拾起她的遗骨,希望能通过DNA测试与面目复原技术去发掘答案:达芬奇生前挚爱的画作,与这个佛罗伦萨女人有着多少联系?

蒙娜丽莎很可能就是丽莎·盖拉尔迪尼,但又一定比盖拉尔迪尼复杂得多。

在木板上的《蒙娜丽莎》。这幅画长不足一米,宽刚过半米,虽然达芬奇从50岁刚过的时候就开始绘制这幅画,但抵达法国时,64岁的他应该还未能完成最后的润饰。

直到达芬奇3年后去世,《蒙娜丽莎》一直都陪伴在这个老头儿身边。她与他共同旅行过半个欧洲,经历过许多画作的完成,承受过来自贵族的掌声与冷落,直到最后被进献给法国王室,开始另一段传奇旅程。

有许多人好奇于达芬奇对这幅作品表现出的厚爱。一些人相信症结就在“画中人”身上。《蒙娜丽莎》曾经被猜测是意大利某位名叫“伊莎贝拉”的妓女的画像(因此面带讥讽),或是某个深得达芬奇倾心的爱人的容貌(所以眼神深情)。

一些学者通过“蒙娜·丽莎”这个大名,读出了“雌雄同体”的暗示,进而猜测她的微笑属于某个年轻男子,又或者,就像美国作家丹·布朗在小说《达芬奇密码》中宣称的那样,更多人相信它其实是画家的自画像。

历史学者们从未停止过他们的猜测。而利用现代科技,得到答案并没那么难。意大利的考古学家计划对墓室中的遗骨进行DNA检测,如果能确定盖拉尔迪尼的身份,他们就会凭借头骨和《蒙娜

丽莎》的细节复原这位佛罗伦萨女性的面容。

还有更多的谜团能够通过墓室内的这副白骨得到解答。不止一个人注意到了蒙娜丽莎笑不露齿的淑女范儿,一位美国医生说,这笑容看起来那么暧昧,因为那是典型的掉了门牙的笑容;另一位来自丹麦的医生确信丽莎的右脸先天性麻痹,她那微微肿胀的手即是明证;还有一种更流行的说法指出,因为正在进行梅毒治疗,她的牙齿变成了黑色,所以不得不紧闭双唇。

“依据当前的医学技术,我们可以复原出她的身体特征,并重现那个为人熟知的姿态。”一位达芬奇专家这样告诉英国《每日邮报》。

科技能够为我们还原510多年前的那一刻——大约在1502或是1503年,绸缎商人的妻子盖拉尔迪尼坐到了达芬奇的画板前。她那时很可能怀有身孕。也许为了纪念新生命的诞生,也许是庆祝全家人即将乔迁新居,绸缎商找到了老朋友达芬奇,让他为妻子画一幅像。

然而,恐怕再熟悉史料学的学者都说不清,这一次考古发掘之后,他们所接近的,是画中神秘笑容的主人,还是另一个关于这幅古画的不解之谜。唯有蒙娜丽莎,端坐于卢浮宫永远拥挤的栏杆后,经年不改那一抹欲说还休的浅笑。